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秦幷六國

周顯王七年秦獻公薨子孝公立孝公生二十一年矣是時河山以東彊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濵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狄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於是孝公發憤布德修政欲以彊秦

八年孝公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

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
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
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
河西地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鎭撫邊境徙治櫟陽且
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
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
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衞公孫鞅聞是令下乃西入
秦公孫鞅者衞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
痤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
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衞鞅

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爲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衞鞅也旣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衞鞅旣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說以富國彊兵之術公大悅與與議國事

十年衞鞅欲變法秦人不悅衞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

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甘
龍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衞鞅曰常人
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
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
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衞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
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
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
爵爲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
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
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

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
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
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
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
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
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
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
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
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
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

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言令韓懿侯薨子昭侯立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爲國者不欺其民善爲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沬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

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爲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十一年秦敗韓師於西山

十四年秦孝公魏惠王會於杜平

十五年秦敗魏師於元里斬首七千級取少梁

十七年秦大良造衞鞅伐魏

十八年秦衞鞅圍魏固陽降之

十九年秦商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并諸小鄉聚集爲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平斗桶權衡丈

尺子肅侯立趙成侯薨太

二十一年秦商鞅更爲賦稅法行之

二十六年王致伯於秦諸侯皆賀秦秦孝公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於逢澤以朝王

二十九年衛鞅言於秦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幷秦秦卽幷魏何者魏居嶺阸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

公從之使衞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旣相距衞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爲然乃相與會盟已飲而衞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歎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衞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楚宣王羆子成王商立）

三十一年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復納之秦

商君乃與其徒之商於發兵北擊鄭秦人攻商君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

三十四年秦伐韓拔宜陽

三十六年　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秦王不用其言蘇秦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且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

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臣以天下之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爲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

水之上通質結盟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或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諸侯從親以擯秦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說厚待蘇秦尊寵賜賚之以約於諸侯會秦使犀首伐魏大敗其師四萬餘人禽將龍賈取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至趙而敗從約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張儀者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横之術蘇秦自以爲不及也儀游諸侯無所遇困於楚蘇秦故召而辱之儀怒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入秦蘇秦陰遣其舍人齎金幣資儀儀得見

秦王秦王說之以爲客卿舍人辭去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也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於是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

求無已以有盡之地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謂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

聽之蘇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戸臣竊度之不下戸三男子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鬭雞走狗六博蹋鞠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

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衞陽晉之道經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許之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

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韓高門成昭侯薨子宣惠王立　齊威王薨子宣王辟彊立　燕文公薨子易王立

三十七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趙人決河水以灌齊魏之師乃去　魏

以陰晉爲和於秦實華陰

三十九年秦伐魏圍焦曲沃魏入少梁河西地於秦

四十年秦伐魏度河取汾陰皮氏拔焦　楚威王薨子懷王槐立

四十一年秦公子華張儀帥師圍魏蒲陽取之張儀言於秦王請以蒲陽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焉儀歸而相秦

四十二年秦歸焦曲沃於魏　四十三年趙肅侯薨子武靈王立

四十四年夏四月戊午秦初稱王

四十五年秦張儀帥師伐魏取陝

四十六年秦張儀及齊楚之相會齧桑
四十七年秦張儀自齧桑還而免相相魏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聽秦王伐魏取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
四十八年王崩子愼靚王定立燕易王薨子噲立
周愼靚王二年秦伐韓取鄢魏惠王薨子襄王立
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秦人出兵逆之五國之師皆敗走
四年秦敗韓師於修魚斬首八萬級虜其將鯁申差於濁澤諸侯振恐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刺秦殺

之張儀說魏襄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
萬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楚韓齊趙之境守
亭障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
從盟洹水之上結爲兄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同父
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
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
酸棗劫衞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則梁不北梁不
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
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魏王乃倍從約而因
儀以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

五年巴蜀相攻擊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蜀以爲道險陿難至而韓又來侵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

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幷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惠王從錯計起兵伐蜀十月取之貶蜀

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燕王噲以國讓其相子之

六年王崩子赧王延立

周赧王元年魏人叛秦秦人伐魏取曲沃而歸其人又敗韓於岸門韓太子倉入質於秦以和齊伐燕取子之醢之遂殺王噲　齊宣王薨子湣王地立

二年秦右更疾伐趙拔藺虜其將莊豹　秦王欲伐齊患齊楚之從親乃使張儀至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

之國楚王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王怒曰寡人不興師而得六百里地何弔也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王曰有說乎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賜之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

秦張儀佯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
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
大怒折節以事秦齊秦之交合張儀乃朝見楚使者
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怒還報楚
王楚王大怒欲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
攻之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
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
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
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
三年春秦師及楚戰於丹陽楚師大敗斬甲士八萬

虜屈匄及列侯執珪七十餘人遂取漢中郡楚王悉發國內兵以復襲秦戰於藍田楚師大敗韓魏聞楚之困南襲楚至鄧楚人聞之乃引兵歸割兩城以請平於秦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韓宣惠王薨子襄王倉立

四年秦惠王使人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張儀聞之請行王曰楚將甘心於子奈何行張儀曰秦彊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靳尚得事幸姬鄭袖袖之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上庸六縣

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鄭袖日夜泣於楚王曰臣各爲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張儀而厚禮之張儀因說楚王曰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二百餘里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則北地絶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夫待弱國之

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爲大王患也大王誠能聽臣請令秦楚長爲兄弟之國無相攻伐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乃許之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國無一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秦被甲百餘萬山東之士被甲蒙冑而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皋則王之國分矣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秦

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許之張儀歸報秦王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王入朝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繕甲厲兵力田積粟愁

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幷漢中包兩周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皐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

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相約而口相結常爲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張儀乃北之燕說燕王曰今趙王已入朝効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齊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長無齊趙之患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張儀歸報未至咸陽秦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毀短之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皆畔衡復合從

五年張儀說秦武王曰爲王計者東方有變然後王

可以多割得地也臣聞齊王甚憎臣臣之所在必伐之臣願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齊必伐梁齊梁交兵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許之齊王果伐梁梁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齊罷兵乃使其舍人之楚借使謂齊王曰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何故楚使者曰張儀之去秦也固與秦王謀矣欲齊梁相攻而令秦取三川也今王果伐梁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以信儀於秦王也齊王乃解兵還張儀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

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其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紛徧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　秦王魏王會於臨晉

六年秦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爲右丞相

七年秦魏會於應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令向壽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甘茂於息壤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及三

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

秋甘茂庶長封帥師伐宜陽

八年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

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　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八月王與孟說舉鼎絕脈而薨族孟說武王無子異母弟稷爲質於燕國人逆而立之是爲昭襄王

九年秦昭王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甘茂言於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樗里子與魏講而罷兵甘茂奔齊趙王使樓緩之秦楚王與齊韓合從

十年秦宣太后異父弟曰穰侯魏冄同父弟曰華陽君羋戎王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魏冄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薨諸弟爭立唯魏冄力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冄爲將軍衞咸陽是歲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謀作亂魏冄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居於魏王兄弟不善者魏冄皆滅之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魏冄爲政威震秦國

十一年秦王楚王盟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

十二年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又取韓武遂　齊韓魏以楚負其從親合兵伐楚楚王使太子橫爲質於

秦而請救秦客卿逼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
十三年秦王魏王韓太子嬰會於臨晉韓太子至咸陽而歸秦復與魏蒲阪　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鬭者太子殺之亡歸
十四年秦人取韓穰　秦庶長奐會韓魏齊兵伐楚敗其師於重丘殺其將唐昧遂取重丘
十五年秦涇陽君爲質於齊　秦華陽君伐楚大破楚師斬首三萬殺其將景缺取楚襄城楚王恐使太子爲質於齊以請平秦樗里疾卒以趙人樓緩爲丞相

十六年五月趙武靈王傳國於少子何自號主父主父欲使子治國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爲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 齊王魏王會於韓 秦人伐楚取八城秦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於黃棘太子入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

親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楚王患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益怒昭睢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懷王之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爲王伏兵武關楚王至則閉關劫之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欲盟秦王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因不復許秦人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王

子之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召羣臣謀之或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齊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其人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楚人立之　秦王聞孟嘗君之賢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請孟嘗君來入秦秦王以爲丞相

十七年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

其危哉秦王乃以樓緩爲相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姬曰願得君狐白裘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之秦王無以應姬求客有善爲狗盜者入秦藏中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爲之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時尚蚤追者將至客有善爲雞鳴者野雞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脫歸　楚人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發兵出武關擊楚斬首五萬取十六城

十八年楚懷王亡歸秦人覺之遮楚道懷王從間道

走趙趙主父在代趙人不敢受懷王將走魏秦人追及之以歸

十九年楚懷王發病薨於秦秦人歸其喪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齊韓魏趙宋同擊秦至鹽氏而還　秦與韓武遂與魏封陵以和魏襄王薨子昭王立　韓襄王薨子釐王咎立

二十年秦尉錯伐魏襄城　秦樓緩免相魏冉代之

二十一年秦敗魏師於解

二十二年韓公孫喜魏人伐秦穰侯薦左更白起於秦王以代向壽將兵敗魏師韓師於伊闕斬首二十

四萬級虜公孫喜拔五城秦王以白起爲國尉　秦
王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王之飭
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二十三年楚襄王迎婦於秦

臣光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
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讎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
臣誠得其人秦雖彊烏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之
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
則楚六千里而爲讎人役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
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秦魏冉謝病免以客卿燭壽爲丞相
二十四年秦伐韓拔宛　秦燭壽免魏冉復爲丞相
封於穰與陶謂之穰侯
二十五年魏入河東地四百里韓入武遂地二百里
於秦
二十六年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錯伐魏至軹取城大
小六十一
二十七年冬十月秦王稱西帝遣使立齊王爲東帝
欲約與共伐趙蘇代自燕來齊王曰秦使魏冉致帝
子以爲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也秦稱之天下

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伐趙孰與伐桀宋利令王不如釋帝以收天下之望發兵以伐桀宋宋舉則趙楚梁衞皆懼矣是我以名尊秦而令天下憎之所謂以卑爲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十二月呂禮自齊入秦秦王亦去帝復稱王　秦攻趙拔杜陽

二十八年秦攻趙拔新垣曲陽

二十九年秦司馬錯擊魏河内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歸之魏　秦敗韓師於夏山

三十年秦王會楚王於宛會趙王於中陽秦蒙武擊

齊拔九城燕昭王與樂毅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別使使者連楚魏且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諸侯惡齊王之驕暴皆爭合謀與燕伐齊

三十一年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爲上將軍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之衆以拒之戰於濟西齊師大敗齊湣王出走楚淖齒執之弒王於鼓里

秦王魏王韓王會於京師

三十二年秦趙會於穰秦拔魏安城兵至大梁而還
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
王欲勿與畏秦彊欲與之恐見欺以問藺相如對曰
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秦不
與我城則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臣願奉璧
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之趙王遣之相如
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以詐紿秦王復取璧
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以爲
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以相如爲上大夫齊王子法章亡
在莒齊亡臣相與
求之立以爲齊王

三十三年秦伐趙拔兩城

三十四年秦伐趙拔石城　秦穰侯復爲丞相　楚欲與齊韓共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周不可圖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何不可圖武公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然攻之者名爲弒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王今子欲誅殘天下之

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三十五年秦白起敗趙軍斬首二萬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兵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楚獻漢北及上庸地

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願爲好會於河外澠池趙王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

許之會於澠池王與趙王飲酒酣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王不懌爲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爲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爲上卿燕昭王薨太子惠王立

三十七年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徙都於陳秦以郢置南郡封白起爲武安君

三十八年秦武安君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魏昭王薨子安

釐王立

三十九年秦武安君伐魏拔兩城

四十年秦相國穰侯伐魏韓暴鳶救魏穰侯大破之斬首四萬暴鳶走開封魏納八城以和穰侯復伐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魏人割溫以和

四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秦穰侯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

四十二年趙人魏人伐韓華陽韓王告急於秦秦王弗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矣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筮如秦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

曰未急也穰侯怒曰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請發兵矣乃與武安君及客卿胡陽救韓八日而至敗魏軍於華陽之下走芒卯虜三將斬首十三萬武安君又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魏王不聽

卒以南陽爲和實修武　韓魏旣服於秦秦王將使
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未行而楚使者黃歇至聞之畏
秦乘勝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臣聞物至則反冬
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
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王三
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
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
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
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
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幷蒲

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保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昔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

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毁而忘毁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夫楚國援也鄰國敵也今王信韓魏之善王此正吳之信越也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是王有毁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

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如此則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矣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而朝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

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王從之止武安君而謝韓魏使黃歇歸約親於楚韓釐王薨子桓惠王立
四十三年楚以左徒黃歇侍太子完爲質於秦　秦
置南陽郡秦魏楚共伐燕燕惠王薨子武成王立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
曰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陿難救問趙奢趙奢對曰道
遠險陿譬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
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
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

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閒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請刑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

上趙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王封奢爲馬服君　穰侯言客卿竈於秦王使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初魏人范睢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襄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爲睢以國陰事告齊也歸而告其相魏齊魏齊怒笞擊范睢折脇摺齒睢佯死卷以簀置廁中使客醉者更溺之以懲後令無妄言者范睢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遂操范睢亡匿更名姓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於魏范睢夜見王稽稽

潛載與俱歸薦之於王王見之於離宮睢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睢謬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睢曰非敢然也臣羇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少有補於秦而死此臣之所大願也獨恐臣死

之後天下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王跽曰先生是何
言也今者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
先王之宗廟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
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王亦拜范雎曰
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搏
蹇兎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
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跽曰寡人
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未敢言內先言外
事以觀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
壽非計也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

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獘起兵而伐齊大破之齊幾於亡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睢爲客卿與謀兵事

四十六年秦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拔

四十七年秦王用范睢之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

四十八年秦悼太子質於魏而卒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范睢日益親用事因承間說
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
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
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
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
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
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
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戰敗則結怨於
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

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爲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以范睢爲丞相封爲應侯魏王

使須賈聘於秦應侯敝衣閒步而往見之須賈驚曰
范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取一綈袍贈之遂爲須賈
御而至相府曰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怪其久
不出問於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須
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應侯坐責讓之且曰爾所
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
具請諸侯賓客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於前而馬食
之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須
賈還以告魏齊魏齊奔趙匿於平原君家趙惠文王薨子孝成
王丹立

五十年秦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

臣光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爲將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强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盡如范睢之言若睢者亦非能爲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故搤其吭而奪之耳遂使秦王絶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睢眞傾危之士哉

秦王以子安國君爲太子　秦伐趙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强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

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
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
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
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
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公曰老臣賤
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
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
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
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
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

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其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爲之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俸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

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齊襄王薨子建立

五十一年秦武安君伐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五十二年秦武安君伐韓取南陽攻太行道絕之楚頃襄王疾病黃歇言於應侯曰今楚王疾恐不起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是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之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黃歇與太子謀曰秦之留太子欲以求利也今太

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太子謝病度太子已遠乃自言於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願賜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王從之黃歇至楚三月秋楚頃襄王薨考烈王卽位以黃歇爲相封以淮北地號曰春申君

五十三年楚人納州於秦以平武安君伐韓拔野王

上黨路絶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絶秦兵
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
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遣使
者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爲
趙不樂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
以告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
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絶不令相通固
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
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
之於弱小弱小固能得之於强大乎豈得謂之非無

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爲華陽君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垂泣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

五十五年秦左庶長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民王齕因伐趙趙軍戰數不勝亡一裨將四尉趙王與樓昌虞卿謀樓昌請發重使爲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

聽使鄭朱媾於秦秦受之王謂虞卿曰秦內鄭朱矣對曰王必不得媾而軍破矣何則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夫鄭朱貴人也秦王應侯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矣既而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媾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

變也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

母因曰卽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趙王許之秦王聞
括已爲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而王齕爲裨
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
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
兵以劫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奇兵
二萬五千人絶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絶趙壁間趙軍
分而爲二糧道絶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
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絶自如河内發
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絶趙救兵及糧食齊人
楚人救趙趙人乏食請粟於齊齊王弗許周子曰夫

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卻秦師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強秦不務爲此而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

九月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急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五十六年十月武安君分軍爲三王齕攻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魏恐使蘇代厚幣說應侯曰武安君卽圍邯鄲乎曰然蘇代曰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無幾何人矣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

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趙王將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趙王計未定樓緩至趙趙王與之計之樓緩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虞卿聞

之復見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其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先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王封虞卿以一城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諸大夫皆以爲

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何謂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承敝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已來戰未嘗屈今又屬其良將何敝之承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羞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呴呴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子順者孔子六世孫也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退而以病致仕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

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國將幷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請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卽自退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

秦王欲爲應侯必報其仇聞魏齊在平原君所

乃爲好言誘平原君至秦而執之遣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魏齊窮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魏齊偕亡至魏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意難見之魏齊怒自殺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秦乃歸平原君九月五大夫王陵將兵復伐趙武安君病不任行

五十七年正月王陵攻邯鄲少利益發卒佐陵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秦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

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自命
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疾不肯行乃以王
齕代王陵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
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
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
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
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
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
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
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平原

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

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以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遂以毛遂爲上客於

是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王亦使將軍晉鄙將兵十萬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名爲救趙實挾兩端又使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爲帝以卻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卽肆然而爲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先生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

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

寵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　初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之夫人公子無忌

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曰勝所
以自附於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
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縱公子輕勝棄之獨不
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敕晉鄙令救趙及
賓客辨士遊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
騎百餘乘欲赴鬬以死於趙過夷門見侯生侯生曰
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去行數里心不快復
還見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今公子無
佗端而欲赴秦軍譬如以肉投餧虎何功之有公子
再拜問計侯嬴屛人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卧內而

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爲如姬報其父仇如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言則得虎符奪晉鄙之兵北救趙西卻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授兵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晉鄙若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與俱至鄴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眾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

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
將之而進王齕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
武安君聞之曰王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之怒彊
起武安君武安君稱病篤不肯起燕武成王薨子孝王立
五十八年十月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十二月
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病未行諸侯攻王齕齕數
卻使者日至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中武
安君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王與應侯羣臣謀曰
白起之遷意尚怏怏有餘言王乃使使者賜之劍武
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魏公子無忌

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王齕解邯鄲圍走鄭安平爲趙所困將二萬人降趙應侯由是得罪

五十九年秦將軍摎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赧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無得通陽城秦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赧王於周是歲赧王崩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應侯日以不懌王臨朝而歎應侯請其故王曰今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

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蒙驁遁走信陵君追至函谷關抑之而還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秦使之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執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之使吏導使者至縮高之所使者致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敎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

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　五月丙午王薨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國事皆委於文信侯號稱仲父

始皇帝元年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爲間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中作而覺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爲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爲之注塡閼之水漑舃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關中由是益富饒年二

趙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

三年蒙驁伐韓取十二城

四年春蒙驁伐魏取暘有詭三月軍罷　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魏安釐王薨子景湣王立

五年蒙驁伐魏取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等二十

城初置東郡

六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彊君用之而弱矣於英不然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阸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鬭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春申君就封於吳行相事　秦拔

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天下雄辯之士彼見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怒使人召之蔡澤見應侯禮又倨應侯不快因讓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君獨不見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何足願與應侯謬曰何爲不可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盡也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蔡澤曰夫人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戮辱而身全者下也夫商君吳起

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周公豈不亦忠且聖乎三子之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善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惇厚故舊不倍功臣孰與孝公楚王越王曰未知何如蔡澤曰君之功能孰與三子曰不若蔡澤曰然則君身不退患恐甚於三子矣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贏縮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危之應侯遂延以爲上客因薦於王王召見與語大悅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免王新悅蔡澤計畫遂以爲相國澤爲相數月免　周民東亡秦

人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𢁉狐之聚燕孝王薨子喜立

五十三年摎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魏舉國聽令

五十六年秋王薨孝文王立以子楚為太子

孝文王元年冬十月己亥王卽位三日薨子楚立是為莊襄王

莊襄王元年呂不韋為相國　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王使相國帥師討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旣不祀周比亡凡有七邑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　以河南洛陽十萬戸封相國不韋為文信侯

蒙驁伐韓取成皐滎陽初置三川郡

二年蒙驁伐趙定太原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

三年王齕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　蒙驁帥師伐魏取高都汲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誡門下曰有敢爲魏使通者死賓客莫敢諫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爲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爲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

魏朝歌及衞濮陽衞元君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
山以保魏之河内
七年伐魏取汲　蒙驁卒八年韓桓惠王薨子安立
九年伐魏取垣蒲　楊端和伐魏取衍氏
十年文信侯免相出就國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
仕者皆爲其上遊閒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
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
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
豹公孫支於晉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
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

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睢彊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
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夫色樂珠玉
不產於秦而王服御者衆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
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
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臣聞太山不辭土壤故能
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郤衆庶
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
首以資敵國郤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
糧者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驪
邑而還王卒用李斯之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

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

十一年趙人伐燕取貍陽兵未罷將軍王翦桓齮楊端和伐趙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轑陽桓齮取鄴安陽趙悼襄王薨子幽繆王遷立

十二年發四郡兵助魏伐楚

十三年桓齮伐趙敗趙將扈輒於平陽斬首十萬殺扈輒趙王以李牧爲大將軍復戰於宜安肥下秦師敗績桓齮犇還

十四年桓齮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　韓王納地効璽請爲藩臣使韓非來聘非因上書說王曰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爲王謀不忠者也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畱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法誅之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

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赦之非已死矣

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爲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

十五年王大興師伐趙一軍抵鄴一軍抵太原取狼孟番吾遇李牧而還　初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王善王卽位丹爲質於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十六年韓獻南陽地九月發卒受地於韓　魏人獻

地
十七年内史勝滅韓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
十八年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端和將河内兵共伐
趙趙李牧司馬尚禦之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
使毁牧及尚言其欲反趙王使趙蔥及齊將顔聚代
之李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之廢司馬尚
十九年王翦擊趙軍大破之殺趙蔥顔聚亡遂克邯
鄲虜趙王遷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仇怨者皆殺之
還從太原上郡歸　王翦屯中山以臨燕趙公子嘉
帥其宗數百人犇代自立爲代王趙之將大夫稍稍

歸之與燕合兵軍上谷　燕太子丹怨王欲報之以問其傅鞫武鞫武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媾匈奴以圖秦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令人心惛然恐不能須也頃之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鞫武諫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太子曰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更慮之鞫武曰夫行危以求安造禍以為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所謂資怨而助禍矣

太子不聽太子聞衞人荆軻之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軻曰今秦已虜韓王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趙不能支秦則禍必至於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沬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卽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焉荆軻許之於是舍荆卿於上舍太子日造門下所以奉養荆軻無所不至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懼欲遣荆軻行荆軻曰今行

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荆軻乃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荆卿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遂自刎太子聞之犇往伏哭然已無奈何遂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焠

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軻以
燕勇士秦舞陽爲之副使入秦楚幽王薨國人立其弟郝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魏景湣王薨子假立
二十年荆軻至咸陽因王寵臣蒙嘉卑辭以求見王
大喜朝服設九賓而見之荆軻奉圖以進於王圖窮
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絕荆
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
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
共搏之且曰王負劍負劍王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
股荆軻廢乃引匕首擿王中銅柱自知事不就罵曰

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荆軻以徇王於是大怒益發兵詣趙就王翦以伐燕與燕師戰於易水之西大破之

二十一年冬十月王翦拔薊燕王及太子率其精兵東保遼東李信急追之代王嘉遺燕王書令殺太子丹以獻丹匿衍水中燕王使使斬丹欲以獻王王復進兵攻之　王賁伐楚取十餘城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

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
二十二年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三月城壞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幸雖然臣受地於魏之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王義而許之　李信攻平輿蒙恬攻寢大破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李信犇還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

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唯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灞上

二十三年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與戰楚人數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王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王翦追之令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遂敗走王翦因乘勝略定城邑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
臣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爲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彊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爲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戮社稷爲墟

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荆軻懷其豢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彊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楊子論之以要離爲蛛蝥之靡聶政爲壯士之靡荆軻爲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荆軻君子盜諸善哉

王賁攻代虜代王嘉　王翦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　初齊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

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金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爲反間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齊王將入朝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卽墨大夫聞之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

人之眾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王不聽

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聽奸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臣光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

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它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國也曏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彊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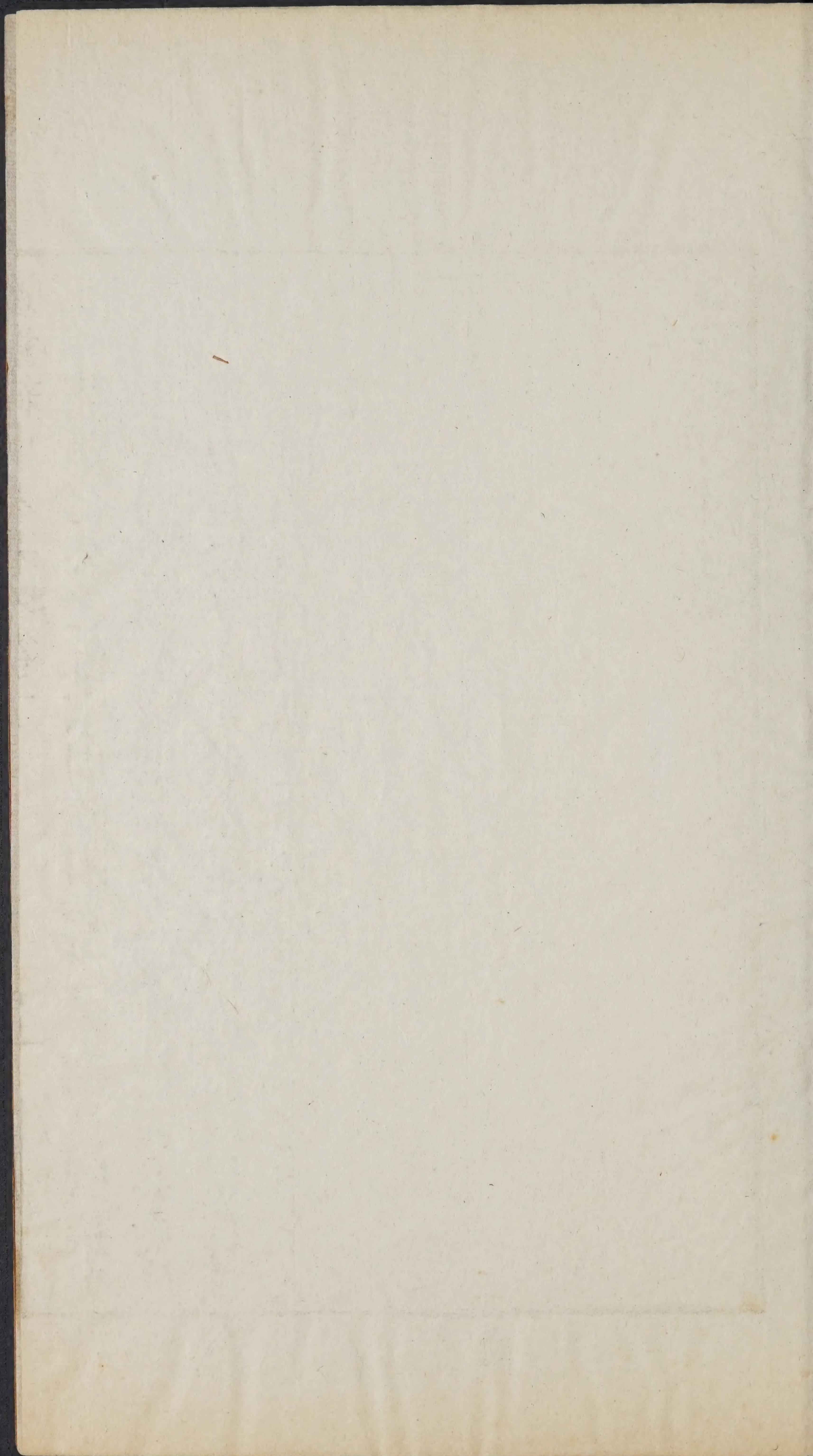
張溥曰秦王政十七年內史勝滅韓虜王安置潁川郡十九年滅趙虜王遷秦王如邯鄲二十

二年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其城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二十四年滅楚虜王負芻置楚郡二十五年王賁滅燕虜王喜還滅代虜王嘉二十六年王賁襲齊王建降遂滅齊韓亡以後不數年間五國並入於秦論者輒咎從約不堅爲秦人蠶食然各國勢分易離難合秦惠文王時蘇秦爲約從長合六國以擯秦未一年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國君無自强之策勝人之具徒藉辯士口語要約鬼神卽親兄弟不能保其終歲無貳也蘇轍言秦與諸

侯爭天下不在齊楚燕趙而在韓魏之郊商鞅收魏范睢收韓秦有韓魏腹心之疾也四國厚韓親魏以卻秦秦必不敢踰韓魏以窺四國信矣然蘇秦之策秦攻一國五國出救約尚破散未得堅屬欲令四國專衞韓魏其誰聽焉蘇秦主從張儀主衡儀說六國事秦適秦惠文王薨諸侯復合從衡人之計將止矣終於交攜援絕次第就滅者非儀之智高於秦乃衡之勢便於從也秦昭襄王稷薨孝文王柱立三日而薨莊襄王楚立三年而薨子政立年僅十三國事皆

委於呂不韋朱太后淫不制秦之可乘莫如是時六國皆庸主莫能發也秦王政九年族誅嫪毒遷太后於雍內亂亟矣令六國奮揚鐘鼓暴其罪惡以力則齊以名則正桀紂之亡何嘗不以强哉政年日壯六國日微地近者亡韓魏之逼於秦是也失賢者亡趙殺李牧是也好小勇者亡燕太子丹遣客刺秦王是也弑君者亡楚王負芻殺其弟郝而自立是也坐而待盡者亡齊王建聽后勝言不修戰備是也夫楚夷秦戎三家分晉田氏篡齊其子孫皆不可以得天下

燕雖召公之餘宗周既隕較之魯衞其國長矣王降則思霸德衰則論力六國無德與秦更代惟力是聚又虛拱於秦是兩亡也然以是爲戒後世猶有石敬瑭之事契丹宋高宗之事金人者



熱附石公之[illegible]宗周既[illegible]之後[illegible]

王降則思[illegible]

惟力是聽又[illegible]

後世猶有石敬瑭之事契丹宋高宗之事金人

者

